

第二十五屆五虎崗文學獎□小說組首獎：找死

瀛苑副刊

五虎崗文學獎介紹：

為培育本校創作人才，「五虎崗文學獎」創辦至今已滿25屆。在五虎崗階梯旁豎立的五虎碑上，即載明其取義，摘錄如下：莘莘學子，自「克難坡」進入校園，經五育之薰沐，卒業之時，當如虎添翼，自「五虎崗」上展翅高飛。文學院主辦多年之全校性文藝創作，「五虎崗文學獎」即取義於此。

找死

文□侯貽馨（中文四）

1

夢的開場接續他的睡前儀式，他正忙著複習床上那個像地圖一樣攤開的女人，所有的交通簡約成一具粉紅而溼潤的吸塵器軟管，他整個人都被吸了進去，偏偏在衝上天堂的前一秒他猛然僵住，發現自己變成一隻巨大的蠍子。

「怎麼了？蠍？」女人的手貼著他的胸，似乎並沒有意識到他的胸膛已化作分節的腹部，並且鍍上淡褐色的硬皮。

他想開口，才驚覺自己的嘴被移到腹面前腔的位置，正對著女人的心臟。

「你到底要不要動啊？」女人不耐煩地抱怨，促使他的視線往下墜，看見自己的生殖器官像吸管一樣插在女人的洩殖腔裡。洩殖腔聽起來完全是生物課本裡的名詞，他這才意識到女人也不再是女人；她正從下半身開始變形，從皮膚深處湧出淤血，接著硬化成殼，迅速包裝成一隻通體烏黑的母蠍子，瑣碎的足從硬殼邊緣擠出來，一隻隻凌空揮舞攪拌著動情的氣味。

母蠍子會在交配時把公蠍子吃掉，他的大腦拼命散發警訊，即便是在夢裡他依然擁有常識。他急著想要拔出生殖器官，要是再快一秒鐘他就可以脫逃，可惜他把那一秒鐘拿去尖叫了，當然他什麼聲音也發不出來，除了自己和身下那隻母蠍子窸窣的磨蹭，以及腦門上傳來津津有味的「咖滋」聲……他正被一口一口地拆吃入腹。

「啊——」

「沒事了，蠍，我在這裡。」幾隻鑲滿水鑽的手指駛向他的胸口，甲殼般堅硬的觸覺逼得他驚跳起來。

「我在幫你畫指甲，才畫到第三隻你就醒了。喏，你看，今天幫你畫的是蠍子糖口味

。」

女人托起他的手展示給他看，右手上有三片指甲已經畫上黑色蠍子的圖樣，再刷上半透明的螢紅色指甲油，像美國出產的蠍子糖濃縮版，曾經有人送過他這種耍噱頭的糖果，光是聽名字就難吃得不可思議，一隻毒物泡死在糖漿裡是為了表達什麼，甜蜜毒藥嗎？那倒挺適合用來形容他，大家都叫他蠍子，這個別名是某一任床伴替他取的，他向來明白自己有種邪惡的魔力，女人一中了他的毒就會對他死心塌地。

「剛剛差點在夢裡死掉。」他從床頭櫃上摸出香菸和打火機，女人膩在他懷裡替他點了火。

「你夢到什麼？」

「做愛做到一半兩個人都變成蠍子，跟人一樣大的蠍子喔，然後，然後妳把我的頭給嚼爛了。」

其實這個夢他做過無數次，只是女主角不同罷了。

女人噗嗤一聲笑得很媚，並接過他的菸吸了一口。他從側面偷偷望著女人，他酷愛欣賞瓜子臉的女人抽菸，每一道精緻的下巴弧線都讓他想起了母親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母親的輪廓漸漸稀釋成薄弱的V字形？小時候他的個子還不及家裡餐桌高，母親就經常對著他吞雲吐霧，他仰望著母親點菸時內斂的下巴，在垂胸長髮間若隱若現，這麼美的女人好像不應該是他的母親。究竟是怎麼回事，後來他居然連母親的名字都忘得一乾二淨？

「你知道我的名字嗎？」女人把菸餵給他，他聳聳肩，突然感到沒趣，便把菸捻熄在床邊的空啤酒罐上。

「叫我巴黎就好了。」

「巴黎？」他翻身壓住她，笑得促狹，薄被滑落至腰際，「嗯，那是個好地方，我想入境。」

2

他已經很久沒有打掃了，住了二十年的房屋像顆腐壞的內臟，被生鏽的血管神經制伏在長巷盡頭，他總是嗅到一股沉甸甸的腥味，這讓他反覆憶起自己喘不過氣的童年。

「上班要遲到了，我得去找件衣服穿。」

曾經有個女人，天曉得是一個還是好幾個，她們輪番親吻他的鼻尖從床上溜下來，披著被他扯掉鈕扣的襯衫、拉壞縫線的T恤，開始在他家裡翻箱倒櫃，最後溜進了他母親的房間。

「別進去裡面！」

「這是你女朋友的房間嗎？我能不能開一下衣櫃？」

「幹！限妳三秒鐘之內給我滾出來！」他將手裡的空酒瓶砸出去，飛濺一地的玻璃碎

片割傷了整間房子，滲血的頹敗、逸樂，這就是他存在的風格，再割幾次也不會有什麼不同。

女人嚇壞了，默不作聲地抓起外套離開。他再一次確定自己是一隻爬不出容器的蠍子，未知的恐懼黏膩襲來，就算把這棟房屋的鋼筋水泥全部摧毀也一樣，他只能困在糖漿裡逐漸凝固。他的人生似乎只剩下被人驚呼十秒鐘的價值，就像蠍子糖。

他一直覺得自己也在尋找什麼，他常常在家裡像遊魂一樣走來走去，一天至少要檢查床底兩次，把所有的抽屜都拉開過一遍，書報堆必須時時翻動，但他始終想不起自己要找什麼，也許是找死吧，死了最好，死了就不用找了。

房子是母親留下來的，她的所有物維持原樣擺放，化妝品也不知過期了多少年，瓶瓶罐罐裡已經養出了腐植質；衣櫃是鎖上的，他從沒想過要打開它，那具頂著天花板的直立式衣櫃僅剩下裝潢的功能，像口棺木封存了母親的衣物和一生。

就在他的身高剛好構到門把的那一年，母親完全放心地把他丟在家裡，一出去就斷訊好幾天，甚至養成出門不帶鑰匙的習慣，每次回家總是醉醺醺地嚷著要他來開門。

「小安，開門！我是媽媽！嘻嘻．．．．．媽媽愛你喔。」

小小的他已經懂得該怎麼做，只要默默拉開門栓，讓門外那個麻糬一樣的女人「啪搭」一聲黏在他身上就行了，長大衣如貼紙般浮貼著母親纖瘦的身軀，他不禁替母親覺得冷。

「給我一杯酒我就跟你走嘛，我還要喝，我沒有醉啦．．．．．」

依照慣例，她跌進沙發，對著不存在的男客媚語嬌嗲，並且因為全身發熱而解開上衣，像隻渴水的魚不停吐著氣泡，似乎不趕快往嘴裡灌點酒就會死。

他跑去房裡抱出一疊毯子披在她身上，這個美麗的女人仍在叫囂，他不理她，逕自爬上高腳椅從櫥櫃裡找出成藥，倒了杯水回到客廳。母親已經踢掉高跟鞋歪歪扭扭地晃進房間去了，地板上一路都是濕淋淋的腳印，步步下陷的寂寞。

「媽？」

他順著腳印找到了母親的下一站，她把自己捲成胎兒，睡在敞開的衣櫃裡，散亂的衣物埋住她全身，看上去像是一座前衛的墳塚。沉潛在羊水般無憂的世界，這就是母親回家的唯一意義，徹底的不負責任，永遠和他隔著一層煙霧和無數酒嗝的距離，然而他卻是那樣深深愛著母親。

誰也不准碰那個衣櫃，因為母親睡了，他總是相信在歷經一場飽和的睡眠後，母親會宛如新生，踏出衣櫃時渾身散發清新的木頭香。

那年他九歲，職業是養母親。

3

不做愛時候他還是會去上課，他是數學系大三的學生，微積分教授特別喜歡他，每次

和他閒聊總是笑得聲若洪鐘，甚至在研究室裡替他開闢了一個專門座位，歡迎他隨時過來走動。其實他只是想和教授混熟一點好拿分數而已。

第一次見到周庭庭就是在研究室，她提著排骨便當推門進來，喊了一聲「爸爸」。他和教授同時抬起頭，眼前的女孩清純甜美，潔白上衣、打摺的制服裙、單調的馬尾和釘滿別針的書包，一副隨時等著被蹂躪的樣子，他惡毒地想。

高中女生幾乎都是一個樣子，周庭庭當然也不例外，偏偏這女孩他越看越覺得面熟，多看幾眼之後莫名地心虛起來，也許她那張清清淡淡的臉孔與他枕邊的女人相似吧！可是想想又有點不合邏輯，他有嚴重的慾姊控，向來只喜歡比自己年長的女性，外型也多以濃妝艷抹為上選，像周庭庭這種只能牽小手數星星的等級通常是直接跳過。有天教授問他：「蠍子，你不是在當家教嗎？要不要多收一個學生？我女兒問你能不能教她數學。」

他想也沒想就答應下來，語氣裡涎著狩獵的慾望。「喔，沒問題。」

周庭庭和他約在咖啡廳見面，還是那副乾淨到令人窒息的學生氣質，數學課本、筆記、參考書樣樣備齊，他則是赤手空拳就上陣。他翻翻她的課本，發現她寧願畫一整頁的塗鴉也不肯認真算一道習題，就連他用風趣的口吻把象限當成四格漫畫來演出，她仍舊東張西望哈欠連連。上過幾次課以後他忍不住問：

「怎麼不約在家裡上課？咖啡廳人這麼多，妳都不專心，我還得花錢請妳喝卡布奇諾欸！」

她將咖啡上的鮮奶油鏟起來，小口小口地抿著，聲音也甜滋滋地融進鮮奶油裡去。「我一個人住，你要來嗎？老師。」

「怎麼會一個人住？」

「我唸藝術學校啊，在山上，自己租個房子比較方便。」

「喔，難怪沒人盯妳算數學，老師下次就去妳家突襲檢查！」

她似乎很滿意這樣的玩笑，毫不考慮地從包包裡翻出家裡的備份鑰匙塞到他手中。「好啊，你想來就來。」

他有些尷尬地把那支鑰匙合在掌心裡，努力想笑得輕鬆。「好啊！妳最好拿十張及格的考卷來贖妳的鑰匙！」

但是他從來沒有去過周庭庭的小房子，倒是周庭庭侵略過他家好幾次。

那天他一如往常在咖啡廳裡等她來上課，才踏進店門口沒多久，竟發現十幾坪大的店鋪裡就有兩個和他有過關係的女人，一個坐在角落一個在等洗手間，兩人都忙著講手機沒注意到他。他懷疑她們正在通話，數落他的始亂終棄、放蕩背德，他緊張起來，覺得腸胃好似一團黏土被搓圓捏扁，午餐吃的五更腸旺從胃裡臭到喉嚨，他連忙奔出咖啡廳，對著排水孔哇啦啦地吐了一地。

「老師，你還好嗎？」

周庭庭背著後背式的大包包朝他走來，高挑的身形因而顯得稚氣許多，她必須使用這種大容量的書包，才裝得下舞衣和舞鞋。

「哈沒事啦，我們進去上課，嘔——」

她一把拉住他就往大馬路上衝，他暈頭轉向地跟著她跑，抱著肚子猛發冷汗，一邊繼續狂嘔。她帶他去看了醫生，再陪他回家休息，多虧她的堅持，不然他絕對不會去醫院，他最討厭聽醫生教育他少抽煙少喝酒之類的屁話。

他拉了一整天的肚子，吃過藥便昏睡了七八個小時，再次睜開眼睛已經是半夜了，非常飢餓，並且情緒紊亂。周庭庭伏在他床邊睡得很熟，後腦杓一束散亂的馬尾也忘記鬆開，他著迷地盯著她，忽然有種激昂的感動在他胃部充盈起來。

「庭庭，庭庭妳怎麼沒有回家？」

她被搖醒過來，迷迷糊糊地回答：「我想照顧你啊。」

「欸，妳這個笨蛋怎麼一點警覺也沒有，妳不怕我把妳吃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周庭庭就探過去吻住了他，起初只是一個試探性的碰觸，很快就演變成非洲難民般的狼吞虎嚥。究竟是誰想把誰吃掉啊？一長串的亂碼如跑馬燈般在他腦中狂奔，當他回過神來的時候，他被嚇出了一身冷汗，他看見自己正在瘋狂挺進，而周庭庭勾住他的脖子不斷喊著「老師，我愛你」。他忘記告訴她，他所謂的愛情早就萎縮成進進出出的黑洞，或許他的愛本來就畸形了點，但那也沒什麼不好，還是有很多女人愛他，而且有點太多了。

然後他做了個夢，再熟悉不過的劇情，他變成一隻蠍子。但是這次不知道是哪個環節出了錯，就在他等候周庭庭變成母蠍子把他啃食殆盡的當下，他似乎看見身下那張被汗水洗過更顯晶亮的臉龐，正用迷幻的聲音呢喃：「小安，媽媽愛你喔」。

關於母親離開的種種細節都糊成了爛泥，也許永遠不會再清晰。

他的身世俗不可耐，母親在風化場所打滾並且父不詳，他從來不懂母親為什麼要生下他，生了又不好好養，總是無視他的存在，聽不見他的渴望，在「母親」這張輪椅上徹底癱瘓。有時候他倒寧願母親是真正的殘障，最好殘得猛烈一點，連站都站不起來，這樣他就無從責怪母親的失職，更重要的是，她哪裡也去不了。

周庭庭不斷讓他聯想到母親，尤其當她在客廳裡練習單腳旋轉的時候。母親也是愛跳舞的，但多半跳些只能搭配靡靡之音的隨性舞步，這跟她的工作場合有關，也或許是母親本性淫蕩，跳起舞來特別風騷誘人。

不久後他在夜店認識了巴黎，那個纏人的女人當天就把東西搬進他家，從此他只好挑她上班的時候讓周庭庭來家裡，一開始他還費心藏好巴黎的衣物和女鞋

，但後來仍然露出馬腳；怪的是周庭庭竟也沒有多問，好像他屋子裡登錄另一個女人

生活的事實壓根與她無關。他們就這樣在充斥第三者氣味的房間裡談著病態的戀愛，有幾次周庭庭甚至誤穿了巴黎的內褲離開。

「妳讓我想到我媽。」

「為什麼？我和她一樣漂亮嗎？」她閃著期待的眼睛問。

他搖搖頭：「我不記得了。」

周庭庭氣惱地背過身去，雪白制服上滿是皺摺，那股淡雅的學生氣息也一併被壓傷。

「我小時候她就消失了，一群黑道份子闖進我家把她帶走，順便把我打了一頓。我醒來之後不知道怎麼辦，就跑去巷口的雜貨店找阿公阿嬤，哭著說要跟他們一起住，我還帶了我媽藏在櫥櫃裡的威士忌，想她的時候就喝一口，九歲那年我就是酒鬼了。」

「所以你再也沒有見過她？」

「嗯，可是很奇怪，妳出現的時候，我覺得好像再次見到了她，也說不上是哪裡像。」

他將她扳回來，「欸，周庭庭，妳不要也給我搞失蹤喔！」

她咯咯笑起來，他有些慌張，那笑聲讓他不舒服，覺得自己好像躺在縫紉機上被從頭到腳答答答的穿刺，身體有無數個破洞忙著嘔吐，吐出來的全是無色無味無止盡的悲傷。他悲傷地察覺到周庭庭有一天也會離開他，像母親一樣。

4

他已經好幾天沒有聯絡到周庭庭了。

「教授，你最近有看到庭庭嗎？」

「庭庭？你女朋友啊？」

他尷尬地笑了，「哈哈，教授真是愛說笑，我講正經的啦，庭庭跑哪去了？她有回家嗎？我要跟她約上課時間都約不到。」

「蠍子，你到底在說誰？哪個庭庭啊？」

「你女兒啊，周庭庭。」

教授拍拍他的肩，語氣裡含著一絲困惑和抱歉。「蠍子，我有兩個兒子，但是沒有女兒。」

他愣在當場，驀然想起教授根本不姓周。

這只是周庭庭消失的第一步，接下來他震驚地發現，他的手機裡根本沒有一隻電話號碼是周庭庭的，他懷疑自己是不是酒喝多了神智不清，偏偏他又從皮夾裡找到一支鑰匙，分明是在咖啡廳見面的那次周庭庭塞給他的，這下他完全錯亂了。就連巴黎也受夠了他的魂不守舍，打包好所有的行李倉促離去。

「你一定是劈腿了，為什麼不敢承認？」巴黎淒厲的喊叫，臨出門前還撿起一枚用過的保險套往他臉上丟。

腥濃的液體沿著輪廓滑下，好情色的一張臉，他望著對面牆上的穿衣鏡，瞬間被激怒

了，本來就不想跟這些女人認真，何必活活受辱？他悻悻然地吼了回去：「對！上禮拜五我還帶了一個高中生回來，她叫周庭庭，是我的家教學生！而且人家是處女，怎麼樣，妳滿意了沒？滾啊！」

巴黎半個身子已經探出門外，他的視線僅能搭上她指尖一整排的水晶指甲，巴黎本身就是指甲彩繪師，他卻不懂為什麼有人喜歡把指甲改造成裝甲車，再怎麼華麗也是僵透死絕，一點也不像人類組織，如今它們被巴黎狠狠地握成拳頭，陷進掌心去。

「上禮拜整整七天，我沒去上班都在家裡陪你。你到底什麼時候才肯去看精神科？」巴黎甩上門走了，他有一秒鐘的悔恨想衝上去抱住她，搶下所有大包小包求她留下，巴黎沒有錯，要逃離他的人應該是他自己。

5

關於周庭庭的記憶像塊泡軟的海綿，脹得挺難受卻沒人伸手去擠，於是他什麼也沒想起來，重蹈當年遺失母親的支離感受，反而讓他意外地想起十幾年前，擁有母親的生活。

有幾次當他拉開大門的時候，驚喜地發現母親神采飛揚，沒有醉倒在門框上，然而這份欣慰沒辦法持續太久，只要再將視線拉遠一點，總會看見一名臉孔陌生的中年男子剛停好車，朝這邊走來。

「小安好乖，快回你房間睡覺，不可以出來喔！」母親一個勁兒地把他往屋裡推，笑得很不自然。他的心臟像被丟進醋裡浸透，趁著母親轉身去招呼客人進門的時候，他輕手輕腳地闖進了母親的房間，那具溫暖安逸如子宮的衣櫃。

他太清楚接下來會看見什麼，所以他將衣櫃緊閉，蹣縮在母親忘記摺疊收放的內衣褲上頭，掛在鐵竿上的一整排洋裝、大衣騷動著他的鼻尖，一股廉價的香味瀰漫開來，他深深吸了一口，每一吋憂傷的呼吸都挫傷了鼻腔的纖毛。接著他聽見母親放了她最愛的英文歌曲「Glory Box」，性感憂鬱的女聲在唱些什麼他全然不解，長大後查了好久才知道歌詞大概的意思：

「我已疲於玩弄這種迂迴的感情遊戲，我心將另覓所棲，請離我而去，找別的女孩繼續，因為我早已成為媚惑男人的軀殼。只要給我一個愛你的理由，給我一個成為女人的理由，我只想當個女人……」

許多人終其一生都在尋找另一個人，母親找的是男人而他找的是母親，母親想當一個被愛的女人，為此她願意謀殺自己存在的價值，直到她的兒子再也找不到她。

他將衣櫃的門揭開一個小縫，含著小動物受傷般的眼神向外望，男人坐在床上抽菸，一邊解開領帶一邊欣賞母親跳舞。「衣冠禽獸叔叔」，他擅自用國語課新學的成語

替男人命名。母親將右手高舉過頭，慵懶地旋轉著，一圈一圈逐漸脫離了歌曲沉穩的節拍，在癡狂的離心力中母親笑得像個小女孩，周庭庭率真的笑容疊上母親的臉孔，他看得頭暈，趕緊閉上眼睛，覺得自己被甩出了母親的世界但他無力阻止。再次睜開眼的時候，衣冠禽獸叔叔已經變成了禽獸，他正渾身精光地壓在母親身上。

6

老師，你為什麼不來找我？我不是愛搞失蹤，只是喜歡被找到。

他在一片殘酷的光亮中驚醒，發現自己趴在沙發上，手臂垂倒在沙發邊緣，手心還死命捏著一支鑰匙，只有忘記關掉的電視冷眼旁觀他的焦慮。

他想起周庭庭，她含著鮮奶油對他微笑的騷動表情，像一個上鎖的謎。他把鑰匙握得更緊了，幾乎快要嵌進肉裡去，剝出牽著血絲的真相。

「我一個人住，你要來嗎？老師。」

老師，再不快點找到我的話，你就要繼續當鬼了喔。

他繼續癱在沙發上，緊盯電視螢幕直到眼睛快要湧出眼眶，在強烈的聲光刺激下，被他遺棄的往事一一顯影，他是隻蠍子，每當烏雲罩頂的時候他使用頭上的兩把大剪刀剪斷黑暗，是他剪去母親，剪去周庭庭，剪去了他無法承擔的真實。

那個晚上，母親睡在衣櫃裡，嘴角啣著酒沫，沒有卸妝的臉貼在一件紫色的貂皮大衣上，不時發出癡呆地笑。

母親回家沒多久，門外忽然幹聲四起，幾個彪形大漢拿著球棒和鐵鎚來撞門，他才剛睡下，立刻被嚇出眼淚，咬住棉被不敢作聲。

「幹你娘操機掰！叫伊死出來！」

「禽，周庭庭！欠人幹是不是啦？出來啊！」

「啊那個賤人是在裡面給狗幹喔？開門啦！破麻！」

他奔進母親房裡，推她打她，拼命喊著媽媽、媽媽，她仍然毫無知覺地熟睡著。最後他絕望了，當大門被敲爛的聲音傳來時，他抖著手從梳妝台的小抽屜裡找出一支鑰匙，衝到母親跟前，將衣櫃的門關上，然後鎖緊。

他要保護母親，永遠不再讓她離開。

「周庭庭底叨位？」拉開大門的瞬間，帶頭的惡霸一腳踹在他肚子上。

他搖頭，緩慢而堅定，鼻子上立刻又挨了一拳。

「幹！婊子子生啞狗！」

沒有人在乎他只有九歲，而且完全無辜，被徹頭徹尾毆打之後，他倒在客廳地板上嚐到了自己的鼻血，他記不清那些人的樣貌，滿滿的刺青和刀疤糊住了他的視線，臨走之前還有人往他臉上吐了一口檳榔渣。他們搜遍了家中各個角落，甚至踹爛了他的書桌，難不成他們以為母親是小叮噹，會從抽屜裡跳出來嗎？那為什麼沒有想到母親

會藏在衣櫃裡呢？

清醒過來的時候，天已經亮了，那是一個美好的星期天早晨，暖燙的陽光潑在他身上，替他的傷消毒殺菌，他軟弱地哭嚎，唯一想做的只是掙脫記憶，趕快逃走。於是他往書包裡塞滿了換洗衣物，還有一瓶從儲藏櫃裡偷拿的酒，直奔巷子口的雜貨店。

「唉唷，安仔！哩那ㄟ靠嘎安捏？阿嬤秀秀啦，乖！」

阿公阿嬤的兒孫都不在身邊，於是就把他當成寶貝來疼，他和兩個老人家一起生活了好幾年，直到上國中才搬回自己家住。他再也沒有打開那扇門，甚至忘記衣櫃裡的母親已經成了標本，理所當然的遺忘換來平靜，但他總是懷疑他的平靜為何如此悲傷。明明就是你把我藏起來的。一個哀怨的聲音如走索一般，危險地在他腦中挪移。

他從沙發上匍匐起身，跌跌撞撞地走向母親的衣櫃，將鑰匙插進鎖孔，完全吻合的嵌入聲如匕首般捅進他的心腔，他找到了，這就是周庭庭的家，她說過她一個人住，她沒有騙他。一直以來相信的現實，原來是一場宿醉未醒的夢，夢裡的母親穿上雪白制服，在零亂的衣物堆中跳舞，藕色百褶裙飄成一朵無塵的花。

他想起歷任床伴反覆問他的問題：「蠍，你到底在找什麼？」

「找我沒有的東西啊，找死吧，應該是這樣。」

他突然大笑起來，從衣櫃縫隙間飄出的腐味鬆弛了他的神經，他從未想過死亡的氣味竟是這樣慾念橫流，還沒拉開衣櫃，他已經勃起了。

